

2019年9月25日星期三

李磊詩象訪談問題

Calvin VS Li Lie

1. 從作品《太陽鳥》到《禪花》，再到《棕色》與《八月》，作品呈現的是一個從具象發展到抽象的進程，可否跟我們說明一下你在這個轉變當中的心路歷程？

答：

我的教育背景是學習寫實繪畫的，把一個東西畫得像是基本要求。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發現畫畫最重要的是要把精神表現出來，跟現實世界是否相像只是表面問題，並不重要。1986年我創作《太陽鳥》系列版畫，塑造了一個從中國神話人面鳥身神脫胎而來的形象，那是一隻充滿了力量都是卻被環境限制而無法奮飛的神鳥，這只鳥其實就是我自己，一個21歲的青年。《太陽鳥》及那個時期的作品有德國表現主義的影子，喜歡珂勒惠支作品，受她的影響。但是文化的根源是中國神話，講的故事是一個青年人的際遇，具有強烈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。

對我來說具象、抽象都不重要，重要的當下的思想、當下的情感、當下的矛盾、當下的問題，這些才是我要表達的東西，具象、抽象只是表現方法而已，不重要。

1995年我開始表現死亡的主題，畫花的墳墓，從視覺形態上開始“抽象”。我畫過許多非常純粹的抽象作品，《禪花》就是我進行純粹視覺練習和演繹的作品。《禪花》其實就是《無題》，假用一個題目，內容無邊無際，非常精彩的作品。

《棕色》、《八月》都一樣，都是主題視覺練習，只是我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。

《棕色》主要體會中國書法的韻律與結構，《八月》主要表現飄渺的水墨世界。

2. 西方以油彩為重要的藝術創作媒材發展，並有基督教、人本主義、啟蒙運動等作為思想的基底；中國便是以水墨為主要發展方式，輔以道教、佛教、儒家、禪學等。您的作品大部分以布面丙烯創作，但作為觀者，我們仍能從中看到水墨寫意的表現方式，您如何看待中國水墨精神在您的創作中的體現？

答：

我的作品充滿了“水墨精神”，許多國外評論家都認為我的作品是“中國抽象”，這是因為我的作品中包含了較多的中國特質。中國繪畫最重要的要求是“氣韻生動”，就是畫面要承載作者的生命氣息，隨著作者的情感波瀾而律動，它的流動應該的連貫而通達的，與生命的節律是統一的。這不是玄學，只要我們多看好畫就能感受到，顯意識不明白，潛意識也能感受到。西洋美術的優秀作品同樣是氣韻生動的，只是他們的理論不去這樣理解。

我的作品在強調氣韻生動的同時，又講究乾、濕、濃、淡的筆墨韻味；講究喜、怒、哀、樂的生命感受；講究詩、詞、文、賦的理想意境。這些在西方抽象藝術中都是沒有或不在意的，但是在我的創作中卻很重要，因為這是文類文明的生動表現，不僅屬於中國，它屬於全人類。

3. 從龔雲表先生對您的“詩性抽象”的分析與闡述，我們可以看到您的創作方式與思路，是結合理性與感性的中庸之道，能否談談詩性抽象發展至今的想法？

答：

“詩性抽象”是一個比喻，是對我的抽象繪畫特點的一種概括，因為我的抽象藝術作品中包含了很強的文學性和音樂性，以及意象上的跳躍性。這些都是詩的特性。

我會針對一個特定的主題進行創作，如《海上花》就是表現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們的喧囂、狂亂、欣喜、悲傷、絢麗等等，總體上是迷亂的、動蕩的、不確定的狀態，視覺處在絢爛與糜爛的臨界點上，是現代都市人們生活的普遍狀態，所以這個系列的作品也可以叫《倫敦花》、《紐約花》或者《東京花》。《龐貝的焰火》和《我的亞馬遜森林》都表現人類與自然的對立，畫面給人一種灼傷感。

我也有許多抒情的作品，如《釋放心光》就是表現進入天堂的過程中光的情態與形態，這當然是想像的，想像是藝術存在的理由，我們怎麼能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世界不抱有充分的想像呢？

我常常會用一句詩作為作品的標題，我喜歡這樣，我覺得舒服。

4. 從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您主要以潑墨或是大排筆刷的方式創作，綜合著您對於中國哲學思想的理解，因而在畫面中體現的是西方行動繪畫與中國寫意精神的融合，可否跟我們談談您創作的的方式？您為何會以此方式創作？

答：

我說過繪畫要“氣韻生動”，要畫好首先要有強烈的願望，要把思想和情緒積累到不得不迸發的狀態。我不太喜歡過於技術化的繪畫，那會把情緒消磨掉的。我畫畫時會聽音樂，我比較喜歡貝多芬和浪漫主義風格的大型作品，這些偉大的音樂會激盪我的心靈，讓我與那些偉大的靈魂融為一體。

有時候我畫著畫著會痛哭流涕，我喜歡一個人瘋狂地創作，我要打開心靈，解放自己。創作是自我解放的一種方法。

5. 您曾說“抽象直接指向視覺的本質，而抽象中的『象』是心中之象”，您的藝術創作是繪畫的抽象，而您的詩歌則是以具體、得以清楚表述的文字創作，在這兩種創作方式之間您是如何轉換的？心境上有何不同？

答：

詩是人類最偉大的藝術。詩的可愛在於它在意志上直指人心，而在想像留有空間。好的詩是不能朗讀的，它只能通過默念去體會；好的詩是無法翻譯的，離開了母語，它的意韻之美完全喪盡；好的詩是作者與讀者共同完成的。抽象藝術也一樣，它真的是只能體會無法言說的。看不懂，就慢慢地看，只要多看就一定能看懂。有感動了，就是看懂了。

文字、圖像、音響、氣味、口味都構成藝術，他們構成藝術的原理是一樣的，一點都不神秘，只要我們不封閉自己，就都能體會藝術的魅力。生命會豐富多彩、無比燦爛。

6. 英國藝評家愛德華·盧西一史密斯曾評論您的作品能“在觀者不了解特定文化的狀態下，『讀懂』這些畫作”，我想這體現的是作品中所具有的世界性藝術語彙，跨越了文化的藩籬。您如何看待他的這番評論？

答：

愛德華·盧西一史密斯先生懂得藝術的本質。藝術的感染力是直接傳達的，時間和距離可以消除許多藝術本體上的附著物，就像走得越遠高峰越高的道理一樣，藝術的本質是不需要特定文化的闡釋的。

藝術的直指人心與地區性的文化特點並不矛盾，東方的歷史文化和西方的歷史文化都會給我們許多滋養，所有的營養我們都要吸收，我們要從歷史的土壤里長出來，你長成自己的面貌，別人看你的時候也會心領神會。

7. 此次英國倫敦與香港的平行展覽，展出眾多近年創作的作品，可否跟我們說明此次展覽的選件想法？

答：

這次倫敦和香港的展覽主題是“詩象”，這本身是一個非常中國的學術命題，但它有非常具有現實意義，因為現在許多人都不關心詩了。詩是人類最可貴的財富，我們怎麼能放棄它呢！我們的藝術要有詩意，生活也要有詩意。我們觸碰一下心靈中柔軟的部分就是詩意，用什麼去觸碰呢，用我的畫，也就是“象”。

你知道，除了繪畫我還做雕塑、裝置、瓷器、服裝等各種各樣的作品，這次倫敦和香港的展覽主要選擇了我的抽象繪畫作品，也是“詩性抽象”這部分作品。

8. “止觀”的組合系列雙聯畫是本次展覽的重點作品之一，同時也是此系列首次公開展出，我們看到作品用色變化的差異，綜觀您的藝術發展可見色彩在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，請問色彩之於您的意義為何？

答：

《止觀》與其他作品的並置組合是我今年開始創作的一種形式，這是基於對不同時間空間，不同思維模式，不同情緒狀態的反思。通過佛陀的教誨和現代科學的研究，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宇宙是複合的，時空是交融的，本源是寂靜的。我們可以創作一些畫面，向鏡子一樣折射出宇宙、生命的本性。

《止觀》是我許多年來一直創作的主题，主要表現寂靜中的一些幻象，而組合的另一半則是世界喧囂的幻象。一靜一動表現出世界的本質，這種表現是非常感性的，同樣具有“詩性”，也是這次展覽的主题“詩象”。

9. 此次展覽畫冊亦收錄您 20 首詩歌創作，從您的詩歌、畫作，皆能看到音樂中的韻律感與節奏性，文字富有童心又生動，您有特別喜愛的詩人或詩句可以跟我們分享嗎？

答：

我喜歡李白的詩，喜歡蘇東坡的詞。我不太看現代人的詩，也不看翻譯的詩。

我分享兩首是給大家。一首是唐朝詩人陳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

前不見古人

後不見來者

念天地之悠悠

獨愴然而涕下

另一首是我的詩《一天過去了》

你坐在一潭水邊

水里有旭日

水里有夕陽

一天過去了

10. 您的作品著重與觀者之間的對話，在眾多的展覽與美術館工作的經驗當中，有沒有令你印象最深刻的與觀眾互動的經驗？

答：

參觀美術館、博物館、畫廊、藝術家工作室是很好的學習，願意去參觀的人都有很好的學習態度，藝術沒有絕對的答案，要謙虛也要自信。我遇到過許多可愛的觀眾。

11. 您對於未來中國的抽象藝術發展有何期許？

答：

我不想強調“中國抽象”，藝術是全人類的，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，我們可以多探討全世界的藝術，而全世界的藝術是由一個個藝術家構成的，藝術家是最可貴的，藝術家的獨立創作是最可貴的。